

回首來時路——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五)

王立楨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第九章 空軍少校——赴美受訓



民國42年陳燦齡由美國回國後在台南任噴射機教官時所攝，左後起陳燦齡、郭汝霖、苑金涵、美軍顧問、楊崇和、盧錫良、張汝誠、牛迅，左前起霍懋新、袁行遠、葉同學、汪國樑、鄭茂鴻、郝耀華、唐介多。

民國39年6月25日，北韓共軍突然越過北緯38度線對南韓展開全面攻擊。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避免整個亞洲陷入更混亂的局面，於6月27日下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開始巡邏台灣海峽，遏止中共對台灣的攻擊，這固然使



民國42年陳燦齡(前排右三)於美國Alabama州的Craig空軍基地與各國受訓人員合影。

國民政府在連年的戰亂下稍微有了喘息的機會，但是由另一方面看來，中華民國政府也同時失去了對中國大陸做出任何反攻軍事行動的機會。

韓戰爆發之後，陳燊齡所感覺到最大的變化就是飛機的零件開始有了補充，因為美國政府在大陸撤退前夕發表對華白皮書之後，停止了一切軍援。飛機維修人員往往只有以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來維持基本戰力，在這種情形下每個飛行員一個月的飛行時間有時還不到十個鐘頭。

民國40年5月中旬陳燊齡奉命調往桃園的5大隊27隊擔任分隊長，分隊長在空軍中是最基本的主官職務，那時在其它大隊的18期同學有許多人早已昇到這個職位，但是在4大隊中因為所有的分隊長缺都被前期的學長們佔著，所以期別較低的陳燊齡就被耽誤下來了，而5大隊的大隊長鄭松亭中校卻由18期同學江定邦處得知陳燊齡是一個不錯的飛行員，因此主動向空軍總部要求將陳燊齡調到5大隊去擔任27隊的分隊長一職。

27隊的中隊長那時是馮德鏞少校〔12期〕，他對陳燊齡也相當的器重，剛報到的時候他就將一本P-47的操作手冊交給陳燊齡，希望他能在最短的期間內完成該機種的換裝。P-47在二次大戰末期在歐洲戰場上出過不少鋒頭，雖然機身不如野馬來得流線，但是因為馬力大，又有渦輪增壓系統，能爬到三萬呎的高空，所以也頗得飛行員們的鍾愛，再加上這型飛機的發動機是氣冷式，不需要冷卻液來保持發動機的溫度，對陳燊齡來說這項特點更是重要，因為他前兩次作戰

迫降都是因為野馬的水箱被打破，冷卻液漏光導致發動機超溫而不得不迫降，如果當時是氣冷式的P-47的話就不會有那樣的結果。

陳燊齡先是相當仔細的將操作手冊讀完，再經同學江定邦將飛機性能稍加講解之後，他在報到一個星期之內就完成了P-47的單飛。然後在幾天之後立刻開始帶隊執行海峽偵巡任務。

桃園的眷舍相當窄小，只有兩小間房，一家四口〔老二曾綸已於民國40年2月出生〕加上李媽五個人擠在裡面真是轉不過身來，最糟糕的還是屋子裡沒有廁所，如廁還得到外面的公用廁所，相當的不方便。其實不方便的事還不只如此，因為廚房裡沒有自來水的裝備，所以每天做飯時還得到外面公用水井去打水，打水看似簡單卻還真需要一些特別的技巧，將水桶投入水井時角度必須掌握的好，這樣水桶才會沉入水中，拉起來才是一整桶的水，唐膠寵似乎老是無法掌握丟水桶的正確角度，每次她將水桶投入井內後，水桶總是四平八穩的浮在水上，遇到這種情形她必須將水桶重新拉起再度投下，祈禱這回能讓水桶沉入水中，但老是無法如願，多少次唐膠寵站在水井旁邊急得落淚！。後來陳燊齡在知道這事之後，總是在上班之前先將每天該用的水打好，免得唐膠寵在忙著照顧兩個小孩之餘，還要為這些小事煩心。

民國40年秋天，美軍國防部通知我國政府即將開始以噴射戰鬥機援助我國空軍，在飛機正式移交以前並預備先行代訓一批飛行軍官。空軍總部於是決定先將當年應屆的29及30兩期官校畢業生全數送往美國接受噴射

機訓練，另外再由部隊中甄選五名優秀的中級幹部到美國接受噴射機教官訓練，預備在全軍正式換裝時當種子教官之用。

報考種子教官的資格是上尉至中校之間同時具有1,500小時以上飛行經驗的軍官，考試範圍是英文及黨義，當時全軍約有一百多人報名，初選結果錄取了十五人，陳燊齡亦在正取名單上。本來以為錄取後立刻可以成行，沒想到又等了將近一年左右才又被通知前往台北空軍總部參加由美軍顧問所主持的口試，這次口試又將原來初試所錄取的十五人中刷下來十人，最後所錄取的五人是：

五大隊：周石麟〔13期〕，楊崇和〔14期〕，陳燊齡〔18期〕。

四大隊：王啟元〔12期〕，張少達〔19期〕。

為了配合美軍的受訓班次，這五人是分成三批前往美國受訓，第一批是王啟元一人於民國41年底單身出發，第二批是周石麟及張少達兩人於民國42年初前往，陳燊齡與楊崇和於民國42年5月赴美。

當時已有傳言第一批噴射機將在台南一聯隊成軍，所以陳燊齡在赴美之前就將家先由桃園搬回嘉義，那時老三曾緹已於41年12月在桃園出生，這一大家人回到嘉義時因為還沒有眷舍所以只有先回到唐膠寵的娘家暫住，等陳燊齡回國後再想法去找個眷房。

為了出國受訓，陳燊齡於42年4月底被調離27中隊成為總部部屬軍官，在向總部報到並支取旅費時他被告知已於當年1月1日晉升為少校，因此不但是支領的少校階級旅費，還拿了一筆由1月到4月的薪餉差額，這一筆

多出來的薪餉正好成了搬家回南部時的及時雨，因為那時陳燊齡並未有明令派到南部基地，所以由桃園到嘉義的搬家費就必須自己擔負。

出國時是先搭CAT〔民航空運公司〕的飛機由松山到日本東京，然後再搭美國空軍C-118型運輸機由東京經夏威夷到加州的Travis空軍基地，在抵那稍事停留後再換一班軍機經由洛杉磯飛阿拉巴馬州Selma市的Craig空軍基地。

經過了幾乎72小時的長途跋涉後，陳燊齡與楊崇和兩人終於在開課的前一天傍晚抵達Craig空軍基地，兩人在報到後提著行李進入BOQ (Bachelor Officer Quarter) 後累得連吃晚飯的精神都沒有，只想倒頭就睡以應付第二天即將開始的密集訓練。

在Craig的噴射機過度訓練是美國空軍專門為盟國空軍所設立的班次，裡面有由14位由不同國家所派出來的飛行軍官，制服不同、階級不同再加上語言不同使這個訓練班次有著相當的國際色彩。

受訓的頭兩個星期是由一位美軍中尉擔任學科教官，講解T-33的系統學科，重點是放在噴射發動機的原理。那真是一個相當嚴謹的兩個星期，因為後來在一般大學航空系的學生是以一整個學期來學習這門理論，當時以曾經研習過航空工程的陳燊齡來說都覺得那是個相當吃重的課程，但是在學科結束考試時他還是拿了個滿分，為他自己及國家都爭到了相當的榮譽。

學科結束後並沒有任何喘息時間就立刻開始飛行訓練，飛行教官也是一個相當年輕

的中尉，雖然只有幾百個鐘頭的飛行時間，但幾乎全是噴射機時間，所以駕馭起T-33來相當的得心應手。

第一次進入T-33的座艙，陳燊齡頓時感覺到噴射機座艙對前方的視野比他以前所飛的任何飛機都要好，滑行時可以直線滑行而不必像以前P-51一樣曲線前進，除了視野寬闊之外噴射機在起飛滾行時也因為沒有螺旋槳的扭力，飛行員也不必用右舵來保持飛機在跑道上的航向。他坐在座艙裡不禁想起了在天壇側出跑道而撞樹殉職的黃德厚，如果當時是使用這種飛機的話，黃德厚就不會冤死在天壇旁的樹林裡了。

飛行員所追求的就是速度，第一次駕著T-33衝進藍天時，陳燊齡頓時感到發動機的那股強大推力，似乎毫無阻攔的將流線型的機身在藍天中推動著。野馬式戰鬥機已經算是相當快速的飛機，但是和T-33比較起來幾乎就是摩托車和腳踏車的區別。

在已經有六種飛機及超過1,600小時的經驗下，陳燊齡很快的就熟悉了這種新式飛機的性能，他在第二次帶飛之後教官就覺得他已經具有單獨操作那型飛機的技巧，於是他在14位學員中拔得頭籌成為第一位單飛的學員，第三次飛行就成了他的噴射機單飛。

其實美軍方面也有規定，在五次帶飛之後如果還不能放單飛的話，那就會被認定沒有駕馭噴射機的能力而淘汰出局。

在開飛之後的一個月之內，陳燊齡及楊崇和兩人如期的飛滿了學校所規定的課目及三十小時時限，結業之後兩人又一同轉到喬治亞州Valdosta市的Moody空軍基地去接受儀

器教官訓練。

陳燊齡八年前在美國學飛的時候就已經受過儀器飛行訓練，但是那時的儀器還是相當的原始，只能藉著儀器的指示在雲中保持平飛及航向，這幾年來航空科技是日以千里的速度在進化著，在1953年陳燊齡抵達Moody時，飛行員已能藉著儀器的幫助在近零能見度的情況下起飛及落地，這種先進的性能對駐在台灣海島型氣候下的中國空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空軍總部決定讓陳燊齡那五位學員在美國受完噴射機過渡訓練之後，再前往接受先進的儀器教官訓練。

兩人抵達Moody那天烏雲佈滿了整個天空，不時的還有一陣雷雨，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立刻可以感覺到為什麼美國空軍會選擇那裡作為儀器飛行訓練的基地了。

在Craig空軍基地的噴射機過渡訓練連學科帶飛行一共才六個星期，Moody的儀器教官訓練卻足足有三個月之久，可見所學範圍之廣。

那個受訓班次中一共有30名學員，其中除了陳燊齡及楊崇和之外多是美國空軍的校級軍官，他們多數是曾參加過二次大戰的資深飛行員，每個人都有一段相當動人的戰史，陳燊齡與楊崇和兩人因為都是在美國學習飛行〔楊崇和是美國陸軍航空隊43B班畢業，陳燊齡是45B班〕，所以即使兩人未曾與美軍在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比肩而戰過，在談起訓練時的往事時也很快的讓大家很快的融成一片。

Moody的課程排的很緊，一天學科一天術科〔飛行〕，上學科時是上午上課下午操

作林克機。在課堂上是教官先將儀表的理論講解一遍，再將操作方法及實用情況告訴大家，也就是在這時候班上的學員有時會對教官的講述產生疑問，他們會毫不遲疑的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質疑教官的觀點，因為教官及學員都是相當有經驗的飛行員，所以教官也不會因為學生的質疑而覺得自己沒面子，反而是相當有耐心的與學員互相溝通，這種互動在陳燊齡看來是令人相當耳目一新的。

第二天的飛行是上飛機將前一天在課堂裡所學的技巧真正在飛行中驗證一番，飛行前提示就要接近兩個小時，教官與學員將飛行時所要做的科目仔細研討一遍，真正開始飛行時，學員坐在後座，一上飛機就將後座蒙罩蓋下，由地面開始就是不見外界的蓋罩滑行，完全依靠儀表起飛，航行中也是靠儀表的指示，最後進場落地時也是兩眼瞪著儀表硬是在不見外界的情況下將飛機落在跑道上。落地之後的歸詢也差不多要一個多鐘頭，教官將學員在飛行中所遇到的情況及應對技巧做一講評。雖然這樣一趟飛行下來經常是累得精疲力竭，但是陳燊齡卻覺得受益匪淺，這種穩打穩紮的教學方式讓他印象深刻。

因為在美受訓期間駐在基地的BOQ之內，下課之後並沒有任何消遣，所以陳燊齡將所有的課餘時間都放在課業上，這種努力及專注的功夫並沒有白費，在受訓期間的10次學科考試中他竟拿了3次滿分。

受訓期間空軍總部所發的旅費是\$3.50一天，MAP(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美軍軍援計畫)加發補助費\$5.00一天，所以每個

月的旅費收入就有兩百五十元左右，折合成台幣之後是一萬元左右，那是當時一個少校飛行員所無法想像的天文數目〔那時在台灣陳燊齡每個月的薪餉加上飛行加給只有五百元台幣左右〕。所以受訓期間他盡量節省開銷，有時晚餐也只以麵包夾肉及牛奶裹腹，那時他只想到能多省一點，回到台灣之後一家五口的日子就會好過一點。

受訓期間唯一的一次放假是九月初的勞工節長週末，那時已接近訓練尾聲，所以陳燊齡接受了兩位同班同學的邀請前往他們位於Hunter空軍基地的家裡作客〔事隔多年陳燊齡已經不記得那兩位同學的姓名，只記得他們都是B-50轟炸機的少校飛行員〕。

Hunter空軍基地位於Moody基地的東北邊，兩地之間距離約一百八十多哩，駕車前往約四個多小時即可到達。他們在星期五中午放學之後即由Moody出發，那時美國的州際公路網尚未開工，一路走的都是雙線的鄉間小路，所見都是美國南部鄉下的田園山莊，與亂世佳人影片中的景色頗為相似。

Hunter空軍基地是一個戰略空軍基地，308戰略轟炸機聯隊就在那裡駐防，邀請陳燊齡前去做客的那兩位少校軍官就住在基地附近的拖車園中〔Mobile Home Park〕，那種房子其實就是加長型的卡車車身，下面裝有八個車輪，裡面是五臟俱全，連廚房廁所都有外界的水管相連，如要搬家時將水電接頭取下，然後整個房子就由卡車拖往新的地點，陳燊齡看了這種拖車覺得這種設計對於經常要調動的軍職人員來說真是再方便不過了。

勞工節的週末傳統上都是在公園內烤肉

野餐及玩棒球，那天陳燊齡隨著那兩家人在公園內野餐時看著附近許多也在野餐的家庭們，每個人都像是沒有任何憂愁似的在盡情享受著夏日最後的陽光，那種純真的表情他在國內已經很久沒看到了，什麼時候中國人的臉上才能再度掛上像抗戰勝利時的歡笑？

陳燊齡也在那個週末隨著那兩個少校參觀了Hunter基地裡的裝備，那時駐在那裡的轟炸機還是螺旋槳式的B-50重轟炸機，該型飛機是根據二次大戰的B-29改進而成，除了發動機換成了3500匹馬力的R-4360之外〔B-29的發動機是只有2200匹馬力的R-3350〕，也將垂直尾翅加大，但是乍看之下還會以為它們是B-29。在基地內陳燊齡看到那一排幾乎看不到邊的B-50，心中的震撼真是難以形容，這真是一個國家國防力量的最好顯示，它們不但代表了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雄厚，更顯示了一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氣勢，那時美蘇兩國的冷戰才剛剛開始，如果蘇聯知道美國的國力如此之雄厚，還會繼續這種毫無止境的武器競賽嗎？

儀器教官訓練於1953年9月初結束，在發給結業證書時校方還發給每人一張儀器飛行的「綠卡」，有了那張綠卡之後在任何惡劣的氣候下都可以駕機起飛。學校在結業時表示這只是代表一個階段的完成，所以並沒有將成績排名，但是教官在私下告訴陳燊齡如果排名的話他將是名列前茅。

懷著似箭的歸心，陳燊齡登上了由Moody空軍基地直飛舊金山北邊Travis空軍基地的C-54空運機，由舊金山他將搭美國海軍的運輸艦前往日本橫濱，然後從那裡再搭飛

機回國。

在等船的期間內他在舊金山的百貨公司內給曾緯買了一件相當漂亮的紅色小大衣，及一個洋娃娃，為了那個洋娃娃他還花了許多時間在舊金山市中心的各大百貨公司挑選，因為唐膠寵不喜歡洋娃娃頭上的假頭髮，所以他得特別去找一個光頭的男娃娃。

那艘運輸艦於九月中旬離開舊金山，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美軍眷屬前往日本與在軍中服役的家人團聚。這次在船上陳燊齡與楊崇和是住在軍官的船艙裡，相當舒適，與上一次民國33年由印度搭船到紐約的旅程真有天壤之別。

太平洋真是如其名一樣的風平浪靜太太平平，陳燊齡在那艘海軍運輸艦上每天船尾看日出，船頭看日落的過了兩個星期之後安抵橫濱。下船之後當天就由東京搭乘美軍飛機直飛台北松山。

飛機在松山落地之後，陳燊齡與楊崇和隨著同機的美軍一同辦理入境及通關手續，在經過海關檢查時他看到了那些檢查人員最醜陋的一面，那些人以奉承阿諛的態度對待美軍人員，等輪到陳燊齡與楊崇和過關時，檢查人員立刻換成另一副嘴臉，百般刁難的讓他們將所有的行李都打開檢查，檢查時的言語態度更是惡劣。他真不明白那些人為何會有這種奴役心態，說不定他們在國人前的作威作福正是要彌補他們在外國人前巴結奉承而失去的自尊！

空軍少校—特技小組

民國42年10月陳燊齡由美國完成噴射機及儀器教官訓練回國後，立刻被調到剛在台

南成軍的1大隊9中隊擔任作戰長，1大隊是中華民國空軍的第一個噴射戰鬥機大隊，那時正在換裝甫由美國接收的F-84G型戰鬥機。

由螺旋槳式飛機換裝到噴射機在中華民國空軍史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那時1大隊的所有的幹部都是由各個部隊調來的精英，1、3及9三個中隊的隊員也全是剛由美國受訓回國的官校29及30兩期畢業生，那些被遴選入噴射機換裝的飛行員們都覺得相當的興奮與驕傲，一時之間整個台南基地裡洋溢著蓬勃的生氣，這與幾年之前剛由大陸撤到台灣時的頹唐之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那時在1大隊裡18期的同學還有劉鳳紀、盧錫良及張汝誠等人，他們都是T-33的種子教官，所以陳燊齡在公餘的時間就經常的與那些同學們聚在一起，只有在放假的時候才回到嘉義的家裡。

民國43年5月，4大隊也開始換裝F-84G，於是在台南1大隊待了不到一年的陳燊齡就被調回4大隊，擔任22中隊的作戰長，同時兼任4大隊儀器組組長，4大隊是全軍第二個換裝噴射機的大隊，但卻是第一個成立儀器組的大隊。

4大隊的三個中隊一共接收了75架F-84G，每個中隊都有25架飛機，但是那時每個中隊的飛行員都不滿25人，在隊上編制的人裡面，還有些人是在參大受訓，所以真正可以上線飛行員就更少了。而美軍軍援的飛機燃油是按照全額25名飛行員的編制去算的，如果所配給的燃油在一個月內無法用罄，那麼第二年的配給量就會根據前一年的實際使用情形酌量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擔任

部隊長的自然是希望能將每一個月的燃油配量完全用掉。

一方面是為了確實訓練好每個飛行員的戰技，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消耗每個月的燃油配給，所以那時幾乎每個在隊的飛行員每天都要飛一批以上，擔任儀器訓練訓練的陳燊齡那時竟曾創下一天飛過五批的紀錄。

年輕的飛行員們在飛機靈活的性能與速度的誘惑下總會想出一些點子來滿足自己的冒險天性，尤其是經過每天都要飛上幾批的情形下，那些小飛行官們對飛機的操作技巧很快的都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當台南的F-84成軍時，因為隊員都是在美國完成噴射機訓練的年輕飛行員，在美國時曾見過美國空軍雷鳥特技小組的演出，對於那種出神入化的飛行技巧甚為欽佩，於是在回國之後也找了幾個同好，在訓練之餘也在台南基地附近上空依樣畫葫蘆似的開始作緊密編隊特技飛行，這種特技頓時引起了軍中長官與美軍顧問們的注意，為了顯示噴射機接收與訓練的成果，「雷虎小組」就在民國43年的814空軍節在台北市上空做出了第一次的公開演出，同年的12月還遠征菲律賓在馬尼拉的國際航空週對遠東各國的空軍代表們做出表演。

「雷虎」的成功給正在換裝噴射機的4大隊帶來很大的震撼，於是在聯隊長李向陽及大隊長舒鶴年的鼓勵下，陳燊齡由4大隊的三個中隊中遴選出了六位飛行員，成立了中華民國空軍中的第二個特技小組—「紅火球」特技小組。

當時那六位飛行員是：王紀生上尉〔23

隊，25期〕，周裕章上尉〔21隊，25期〕，趙榮典上尉〔21隊，26期〕，劉體權中尉〔22隊，29期〕，邱文邁中尉〔21隊，31期〕，張光風中尉〔23隊，32期〕。

陳燊齡帶著那六位小老弟們經常在嘉義外海練習一些編隊筋斗，小轉彎，桶滾等的特技動作，雖然每一次練習回來落地之後都是累得滿身大汗，但也同時覺得意猶未盡，如果不是因為油量的限制話，他真希望每次都能多飛一點時間〔噴射機低空飛行的耗油量特別大，一滿缸汽油還不夠飛一個鐘頭〕，那段日子真是他最享受飛行的一段時間。

特技表演雖然贏得眾人的喝采，但那只是作戰與備戰之餘的點綴，空軍的重點還是在保衛國家。中共在民國38年古寧頭一役吃了大虧之後並沒有放棄解放台灣的企圖，所以空軍每天都在海峽上空巡邏著，防止共軍對台灣做出任何敵對行動，在執行這種防禦任務中，許多空軍健兒就在海峽上空流出了鮮血，獻出了生命！

才一年多以前和陳燊齡一同赴美學習噴射機及儀器飛行的楊崇和少校，就在民國44年7月16日金門附近上空為國捐軀！

那時楊崇和已昇任1中隊副中隊長，那天他率隊執行偵巡任務時，在金門以西的梧嶼島附近發現共軍3艘砲艇在那裡活動，他即開始對它們展開俯衝攻擊，結果在第二次攻擊後脫離時他的飛機被船上砲火擊中，他本來可以立即跳傘逃生，但是想到一架噴射機得來不易，因此在僚機的伴護下轉向金門想在那裡緊急降落，沒想到飛機勉強支持到近金

門附近，就要進場落地的時候，火勢波及到主油箱而引起爆炸，楊崇和當場殉職。

陳燊齡在知道楊崇和殉國的消息之後，心中除了對亡友感到惋惜之外，更覺得人生之無常，當初參加空軍時心中對國家的那股使命感會使他在執行任何任務時都會奮不顧身，但是在有了家，有了子女之後，心中的想法就開始有了變化，並不是愛國的情操變了，而是覺得對妻子及兒女更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想這種矛盾的心情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忠孝不能兩全」吧，但是同時他也想到古人將「忠」字放在「孝」字的前面是有它的意義的。

民國44年11月，陳燊齡被擢昇為22中隊的副隊長，那時的中隊長是13期的邵克武少校，指導員是15期特班的王希舜少校。在空軍的編制裡副中隊長的職位要比政治指導員要高，因此按照軍中倫理來看，這次的晉升是有違常理，但是陳燊齡卻將這種異常的情形處理的相當好，他在處理公事時仍然對王希舜學長相當的尊重，因此即使學弟擔任較高職務，他們仍然合作的相當好。

陳燊齡剛當副隊長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大隊長舒鶴年的通知，說是總司令王叔銘上將將於第二天到嘉義來視察，並指明要看紅火球的特技表演。在這之前紅火球只在一些學生及美軍顧問前表演過，因此特技小組成員們知道總司令指明要看他們的表演時都相當的興奮，希望能在總司令前面留一個好印象，同時也證明4大隊雖然是第二個成軍的噴射機大隊，但是技術卻不見得會輸給1大隊。

第二天為了歡迎總司令的蒞臨，大隊也邀請了眷屬們到基地裡去參觀及欣賞特技表演。陳燊齡雖然已經擔任紅火球的領隊已有一段時間，但是他從來沒有在唐膠寵前面提過這件事，所以唐膠寵帶著曾緯到基地去時壓根兒就沒想到陳燊齡是特技小組的領隊，也沒有任何概念特技小組是做什麼樣的表演。

表演一開始時，四架F-84G以菱形超低空進場，在通過閱兵台時拉起直衝雲霄，並在機場上空做了一個跟斗，然後對著閱兵台俯衝而下，一直衝到離地面只有幾十英尺的高度時才改平，這對從來沒見過噴射機飛行的老百姓來說真是大開眼界，唐膠寵在看著飛機在低空穿梭表演時，不經意的問了站在旁邊的一位飛行員：「陳燊齡在哪兒？怎麼一直都沒看見他？」

「你們家先生？那個飛在最前面的那一架就是你們家先生飛的！」

唐膠寵一聽之下，兩條腿幾乎頓時軟了下來，那幾架飛機哪裡是在表演？在她看來根本就是在玩命，尤其是在飛機對地俯衝時，她緊張的將頭偏到一旁，絲毫沒有勇氣看著那對著地面直衝而下的飛機，直到飛機由人群的頭上呼嘯而過再度開始爬高時，她才鬆開一口氣，但是那幾架飛機卻在爬高的時候開始向左滾去，頭下腳上的以低於100呎的高度在跑道上空滾過，唐膠寵被那情景再度嚇的兩條腿直打哆嗦，她真不明白為什麼要將飛機飛得那麼低，那麼快。

那短短的半個鐘頭表演對唐膠寵來說可真是最難熬的半個鐘頭。

表演完後那四架飛機在眾人歡呼聲中落地，唐膠寵像是回過神來似的隨著眾人鼓掌歡迎正在滑回來的幾架飛機，心中卻在想著：「每天下班回來叫累，原來都在搞這些玩意兒！」

當天中午總司令宴請特技小組成員午餐，餐會中王總司令表示4大隊真是了不起，在換裝的短短期間內竟然有能力成立了一個技術相當優良的特技小組，因此他當場送給每人一個手錶作為獎勵。但是，總司令話鋒一轉繼續說道，美國那麼大的空軍組織只有一個特技小組，我們空軍沒有理由要兩個特技小組，再說兩個特技小組互相別苗頭的結果一定會有飛安事故發生，所以他下令紅火球特技小組由即日起解散，不可再做公開表演！

那頓飯對那幾個特技小組的成員來說實在是吃的不是滋味，他們本來期望的是在總司令的鼓勵與支持下能更上一層樓練出更艱難的動作，但是沒想到卻是輪到解散的下場。

陳燊齡知道那幾位隊員心中的不平，因此他在飯後將幾位隊員召集來講話，他先謝謝大家在那段期間的努力，他表示大家在空中勤練時的汗水絕沒白流，因為他們的技術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軍人的第一要務是殺敵致果，特技表演只是公餘的點綴，不能拿來當正事辦，以他們當前的技術在海峽上空如果遇見敵機，陳燊齡相信他們絕對可以將所有敵機擊落，那時才是他們真正揚眉吐氣的時候。

那幾位隊員在他的殷殷勸說之下，心中

的不滿終於漸漸平息。

空軍少校—中隊長

民國45年5月間，陳燊齡當22中隊副中隊長還不滿一年就被告知將於當年6月1日接掌21中隊。

戰鬥機中隊是空軍中最基本的直接對敵作戰單位，中隊長的職責就是負責中隊人員平時的戰技訓練與戰時的領隊出擊，不論是攻勢或守勢作戰，中隊長對作戰的成敗要負最大的責任。因此在接到晉升的人令時，陳燊齡頓時感到責任重大，惶恐中他也意識到其實只要本著自己一貫的作風，將每一件該做的事盡量做好，這樣他相信不管在平時或戰時，他的部隊都會禁得起考驗的。

那時21隊剛完成噴射機的換裝及戰備，開始正式執行海峽巡邏及外島威力偵巡的任務，對岸共產黨空軍的米格十五那時也經常的在海峽上空出現，所以海峽上空三不五時的會傳出雙方飛機的遭遇戰。

當年7月20日陳燊齡領著四架飛機在執行拂曉巡邏時，GCI的管制官就曾警告他有一批共軍的飛機在他六點鐘方向跟蹤飛行，當時他在戰管的引導下曾立刻改變方向預備接敵，然而終因敵機距離太遠而沒有遭遇，但是他當時就覺得在那一兩天之內，海峽上空一定會有戰事發生，所以他在當天回到基地後曾提醒他隊上的飛行員們在那一兩天之內絕對要有接敵作戰的準備。

果然就在第二天，兩架我方RF-86偵察機在完成偵照任務返航時遭到共軍米格十五的攻擊，那時22隊的巡邏機隊正在附近巡邏，於是被緊急調往三都澳附近去營救，激戰結

果歐陽漪棻中尉個人創下了擊落兩架、重創兩架敵機的輝煌紀錄。為此歐陽中尉獲得了青天白日勳章的殊榮。

陳燊齡在替友隊創下輝煌戰果喝采的同時，更加強了21隊的訓練，他希望能再有機會讓21隊也創下戰果……………

老四曾絢於45年11月8日生在嘉義，她的誕生讓陳家的居住環境更加擁擠，那時陳燊齡〔六口之家〕和張少達〔時任23隊副隊長，三口之家〕及張星雲〔21隊通訊長，三口之家〕三家一共十二個人共住在一棟日式房子裡，陳燊齡及張少達兩家各佔了兩間房間，張星雲一家三口住在另一間房間內，廚房及廁所都是三家共用。

陳燊齡一家所住的那兩間房間中間還被一條走廊隔開，其中較大的一間〔三坪半〕是臥房，一家六口全住在那間房間裡，另外較小的一間〔兩坪〕則當成客廳、飯廳兼書房。六個人擠在不到四坪的房間裡，擁擠的情形可想而知。那時大隊已開放眷房登記，如果家中人口增加或是和同住的其他家庭相處上有問題的話，可以登記要求配給新眷舍，陳燊齡在老四出生之後也曾在申請單上登記，但是新蓋的眷舍永遠趕不上登記的人數，再加上許多人利用關係到經辦人那裡去關說以求優先配給，所以陳燊齡登記了一年多之後還是沒有任何消息。

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有一天大隊長舒鶴年經過陳燊齡的眷舍，這才發現陳燊齡一家六口竟然擠在不到四坪的小房間內，舒大隊長在看到這個情形之後連呼：「你們六個人怎麼擠在這麼小的房間裡？」

陳燊齡及唐膠寵兩人被大隊長說得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因為那種居住環境雖然侷促，但是當時在眷村裡這種情況比比皆是，陳燊齡覺得他總不能因為自己是中隊長就要求特別待遇。

雖然陳燊齡覺得不能因為他是中隊長就要求特別待遇，但是舒大隊長卻覺得不能讓一個中隊長一家六口擠在四坪不到的小房間裡，於是他第二天要求政戰部門立刻替陳燊齡找一戶大一點的眷舍。

那時基地裡剛好落成了單身飛行官的宿舍，所有的單身飛行官都由東門町原來的「羅漢堂」搬入機場裡的單身宿舍，於是政戰部門就由原來的羅漢堂裡撥出兩戶給陳燊齡，兩戶加起來的空間比原來的兩間房間真是大了幾倍，唯一的缺點則是裡面沒有廚房及廁所，如廁時又要像在桃園時一樣到外面的公用廁所。但是最糟糕的還是洗澡的問題，因為房間裡連最起碼的供水都沒有，陳燊齡於是在後面院子裡的搭了一個棚子，用帘子擋住，每天晚上就由外面打水進來在那個棚子裡沖涼洗澡，為了水能有外流的管道，那個棚子還刻意的搭在水溝上面，就這樣不管冬天夏天，全家都是在那個戶外的棚子裡洗澡。一直到現在唐膠寵在回憶起那時冬天孩子們在棚子裡洗澡時的刺寒，總會戲言那種環境下的成長是「斯巴達」式的教育。

洗澡的問題解決之後就是廚房的問題，因為他們分的是兩戶，所以他們用其中一戶的大門做為進出之用，另一戶的門口玄關之處就用來當廚房，雖然簡陋但是也湊合著用

了好幾年。

那時一個中隊裡的成員一共有兩百多人，除了少數飛行人員之外，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地勤修護人員，那些人之間有大學畢業的機械官，也有學徒出身小學都沒唸完的一等兵，要將這些素質參差不齊的人員統馭得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陳燊齡知道光是靠著肩上的少校官階及中隊長的官銜也許可以管的了那些人的行為，但是卻無法真正的領住那些人的心。他必須讓那些人不但在平時遵守軍中的教條，更要在戰時緊急情況下全心全意的服從他的命令，這樣才能確實達到殺敵致果的成效。陳燊齡記得他剛在四大隊報到時，孫大隊長在知道他家中困境時，對他所做出的協助，那種實質的關懷讓他終身感激，現在當他開始作為一個主官時，他知道如何去對待他的部屬。

在那段期間，整個國家都是非常的貧窮，軍人的待遇普遍偏低，以陳燊齡一個少校中隊長加上飛行加給的待遇都會讓他的六口之家經常有捉襟見肘的現象，那些地勤人員的待遇就更顯得不足，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況下，許多眷屬開始了家庭副業，如養雞、織毛衣等來補貼家用，但是普遍的來說，即使有了副業的收入錢還是不夠用。

在錢不夠用的情況下，最先也是最容易節省的就是菜錢，因此許多機械士經常因為營養不足而滿臉菜色。有一天陳燊齡剛由空勤餐廳吃完中飯出來，看見一位他隊上的機械士正經過那裡，那位機械士看著餐廳內飯桌上的紅燒肉，臉上露出非常羨慕的眼神，他頓時感到極端的愧疚，因為他認為那些為

了飛機的妥善而經常徹夜留在機場工作的飛機母們，對於國家的貢獻其實並不亞於他們這群飛行軍官，然而在不同的制度下他們竟連最基本的伙食都相差那麼多。由那位機械士的眼神看來，他大概很久沒有吃紅燒肉了，陳燊齡當時就覺得他雖然無法改變制度，但是他卻可以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改善一下小環境。

他在下一次的中隊會議裡，向空勤軍官建議每人每月拿出一筆錢來作為基金，然後每三個月用那筆基金來宴請所有的地勤修護人員，這個建議當場得到所有空勤軍官的贊成，並決定每位飛行員每月繳10元，分隊長繳20元，副隊長繳30元，隊長繳40元，這樣三個月下來也有七、八百元之譜。聚餐時就請空勤餐廳的師傅在機場餐廳裡開出六菜一湯的酒席，那些師傅雖然名不經傳，但是所擺出來的菜色有雞有肉加上海鮮比一般館子裡的菜毫不遜色，讓那些地勤人員們個個吃的眉開眼笑。

21隊每三個月一次的聚餐在基地裡很快的傳了開來，其他幾個隊的地勤機械士都非常羨慕21隊有個體恤部屬的中隊長，當時陳燊齡希望其他幾個中隊也能有樣學樣的舉辦這種活動，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一直到他調離21中隊，其他中隊一直沒有跟進，而21中隊在他調離之後也停止了這項活動。

在陳燊齡接掌21隊之前，21隊的隊徽是一隻狼頭，外人經常會將它與3大隊7中隊的隊徽相混淆，所以在完成F-84G的戰備時，有人建議設計一個新的隊徽來代表21隊的精神，陳燊齡立刻就批准了這項建議，同時向

21隊的所有隊員們公開徵求圖案。

本來陳燊齡並沒有為這個新隊徽下任何心思，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撲克牌的21點遊戲中，最大的牌就是一張老么加上老K的21點，於是他就利用這兩張牌設計出來一個新的圖案。當他將這個圖案顯示給隊上的其他幾個人看時，立刻搏得了所有人的讚賞，因為那兩張牌不但代表了21之外，也有了飛行員活潑及調皮的心態。在公開投票甄選的時候，陳燊齡的撲克牌圖案擊敗了所有其他參選者的圖案而獲得選用。

隊徽選好了之後，必須經過總部同意才可以使用，沒想到那個隊徽在送審時竟被空軍總部退回，退回的理由竟是「有推動賭博的嫌疑」。大家在失望之餘除了覺得總部審核官員的心態迂腐之外竟沒有人想出任何對策。但是陳燊齡在考慮了一陣子之後又寫了一篇說明，闡明那張紅桃老么一方面是代表21隊所有隊員赤膽忠心，另一方面因為老么在英文中是Ace，也有空戰英雄的意思，另外一張老K則是國王，也代表元首，所以整個圖案的涵義是「21隊的空戰英雄們赤膽忠心保王衛國」！

在這種解釋之下，再度送審時竟沒有人有任何反對意見，那個隊徽一直沿用到今天！

第十章 空軍中校 ——換裝超級軍刀機

民國46年1月1日陳燊齡在21中隊長任內被擢昇為空軍中校。

民國47年初夏，國防部由空軍6大隊的



民國47年攝於嘉義機場F-100前，時任21中隊長。空照相片中發現中共已藉著剛完工的鷹夏鐵路將內陸的部隊調駐廈門，另外也由大陸內部傳來的情報中獲知中共即將在沿海各地的機場進駐新型的米格17型戰鬥機。國防部根據這些情報判斷這是中共對台灣及幾個外島進襲前的先兆，於是在當年的7月17日下令三軍所有軍職人員停止一切休假，並下令空軍所有作戰聯隊開始加強備戰部署，另外偵察大隊〔6大隊〕對大陸沿海各軍機場開始進行每日兩次偵照，以偵測任何軍機的進駐。

同年7月29日中午左右，1大隊三中隊的四架F-84G在擔任海峽巡邏任務時於南澳島東南方與共軍米格17型戰鬥機遭遇，激戰結果終因飛機性能過於懸殊，我方長機劉景泉少校及二號機任祖謀中尉被共軍擊落，任祖謀中尉當場墜海殉職，劉景泉少校則勉強將飛機支持到澎湖附近棄機跳傘獲救。這場空戰不但證實了中共已將先進的米格17進駐沿

海機場，更證明了F-84G確實已落伍，已無法與敵機相匹敵了。

其實美國國防部非常清楚F-84G不是米格17的對手，但是為了保持臺海兩岸軍力的平衡，在沒有證實米格17進駐沿海附近之前，一直不願意將更新的飛機移交我國。7月底1大隊的那兩架F-84G被擊落之後，我國國防部立刻再度向美國申請緊急軍援，在美軍尚未做出任何決定之前，震驚中外的823砲戰就已展開，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五角大廈終於在當年8月26日下令先將一批六架F-100F雙座超級軍刀機移交我國。

我國空軍總部在得到這個消息後，決定由4聯隊來接收這批超級軍刀機，並將這個換裝計劃定名為「梨山計劃」。

那時司徒福少將剛於8月1日接長4聯隊，他在接到換裝命令之後立刻下令舒鶴年大隊長選出一批人員來接受第一批的換裝訓練，這一批人員日後將擔任全聯隊換裝時的種子教官。舒大隊長受命後決定由每個中隊各派三位飛行官來接受換裝訓練，當時被選出的那9位飛行員是：

21隊：隊長陳燊齡，隊員王振勇〔31期〕、邱文邁〔31期〕。

22隊：副中隊長陳蔚綺〔25期〕，作戰長施濟東〔26期〕，隊員歐陽漪棻〔32期〕。

23隊：指導員鍾德全〔26期〕，隊員張克誠〔30期〕、徐經綸〔32期〕。

由於職務及階級的關係，陳燊齡被命為這九人換裝小組的領隊。

那時陳燊齡已有超過三千小時的飛行時

間，也是他第五次換裝新機，他非常清楚在新機換裝期間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因此他在美軍的那六架飛機剛飛抵嘉義時，立刻與那六架飛機的領隊傑斯伯森上尉〔Capt. Max. Jespersen〕商議訓練的細節。其實那六位美籍教官除了具有F-100的教官資格外，實際的飛行經驗都比不上我方受訓的教官，因此在真正的飛行訓練上他們並沒有那麼費勁兒，事實上陳燊齡在帶飛三次之後就放了單飛。

F-100是中華民國空軍中第一種具有後燃器的飛機，也是第一種在平飛時就可以超音速的飛機。對於飛慣了F-84G的陳燊齡來說這型飛機真是不可多得的利器，尤其是在起飛時將後燃器點燃時，飛機以一萬六千多磅的推力幾分鐘內就衝到35,000呎高度時的那種感覺，真是讓那群換裝的飛行官們嘆為觀止！就在他們一個個開始單飛之際，五大



攝於嘉義機場，與F-100換裝美軍教官合影。

隊在海峽上空和中共的米格機群連續的打了幾場硬仗，雖然他們是以F-86面對著質與量都要比他們強的中共Mig-17，但是我方優良的技術及高昂的士氣造成了一面倒的戰績。陳燊齡那時覺得如果F-100能早幾個月就到台灣時，那麼海峽上空的紀錄將又記下另一番高峰，然而我們國家的武器是要仰仗外國的補給，在這種情形他覺得是沒有真正的國防可言的。

我國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擁有自己設計及製造的飛機？！

美方的六名教官在將陳燊齡等九位換裝飛行員完成換裝訓練後，又多帶了幾課後座教官訓練，然後就在十一月中旬束裝回國。依照本來的計劃，在那六架F-100F交接之後，單座的F-100A型機將陸續的由美國本土飛送到嘉義，但是在陳燊齡等完成換裝訓練之後，台海的局勢已經平穩，不再像幾個月之前的那麼火爆，於是單座F-100A的移交就耽擱了下來。

就在等單座機到來的那段期間，嘉義基地美軍顧問組長郝馬克中校〔Lt. Col. Hallmark〕向我國空軍總部提出要接受F-100換裝的要求。其實郝馬克中校在六名美軍教官在嘉義時就曾向當時美軍領隊傑斯伯森上尉提出過相同的要求，但是當時傑斯伯森上尉以他的任務只是訓練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而婉拒，郝馬克中校並沒有因此而死心，反而在那六位美軍教官離去後轉而向我國空軍總部再度申請，說起來也不能怪他，因為那時的F-100在美國空軍中都是相當熱門的一種戰鬥機，任何一個飛行員都會想試一下它

超音速的性能。

空軍總部很快的批准的郝馬克中校的要求，並下命陳燊齡擔任換裝教官。沒想到郝馬克中校在單飛之後竟飛上了癮，他繼而要求每週都能有三到四架次的飛行機會，這真是個相當難以處理的請求，因為飛機的妥善率不比汽車，那六架飛機並不是每天每架都可以用，再說讓他飛一個架次就會相對讓我方飛行員少一個架次的機會，然而飛機是美國援助的，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對美軍顧問說「不」的。最後陳燊齡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他告訴郝馬克中校，依照當時的飛機妥善率每天只有3~4架的情況來說，只能每星期讓他飛一個架次，如果郝馬克中校能夠和維修部門配合，盡量不要讓飛機等待換修零件，這樣每讓飛機的妥善率增加一架，他就可以多飛一個架次，如果飛機達到六架全數妥善的話他就可以一個星期飛三個架次，相反如果飛機的妥善率低到三架以

下，那麼他連一次都不能飛。當郝馬克中校聽到這個建議後，心中頗為不悅，因為後勤補給並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於是他轉而向聯隊長司徒福將軍反映，希望司徒將軍能推翻陳燊齡的決定而直接下令讓他每週多飛幾個架次，沒想到司徒將軍在知道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反而相當支持陳燊齡的決定，最後郝馬克中校只有盡量的與美軍後勤單位聯繫，來保持飛機的妥善率了。

民國47年底，單座的F-100A還沒移交之前，陳燊齡的這一個換裝小組卻先替桃園的六大隊執行了一批換裝訓練，那是因為美軍認為六大隊那時所使用的RF-84偵察機已經無法有效的執行大陸偵照任務，因此決定將四架已經封存的RF-100A重新啟封，軍援我國。剛完成換裝訓練的四大隊換裝小組，就順理成章的被美軍指定代為訓練那幾位六大隊的飛行員¹。

那時陳燊齡及換裝小組的那群教官們



攝於嘉義，向接收F-100新機的教官們講解



攝於桃園機場，向先總統蔣公介紹F-100。

1 六大隊一共派來了包括大隊長在內的七位飛行官前來受訓，他們分別是：大隊長周石麟，飛行官劉序，陳懷，何建彝，曾祥華，李正武及傅振華

每人在F-100F上的經驗才不過二十多小時左右，但是他們卻都相當熟練的坐在後座帶著六大隊的學員們，完成了換裝訓練。

這次換裝的經驗，使陳燊齡再度體會到了飛機性能手冊對新進學員之重要，但是國籍飛行員們的英語程度並不見得都能將英文的技令完全看懂，因此陳燊齡在換裝小組中找了幾個英文根底好的教官，開始翻譯F-100的技令。這在中華民國空軍中還是一個創舉，以往換裝新機時因為有美籍教官全程在旁協助，遇到問題時可以直接詢問教官，並沒有翻譯技令的必要，如今美軍在只訓練了九位教官之後就走人了事，剩下的所有大小事宜全需這九人來扛，所以翻譯技令就成了急不容緩的大事，不但是便利了學生，也方便了教官。

翻譯技令的本意是為了換裝時的方便，怎麼也沒想到在中文技令付印之際，陳燊齡卻收到空軍技術局發下來的一筆稿費，那是一筆相當數目的稿費，即使在大家分了之後陳燊齡所拿的那一部分對家庭開支也還是頗有幫助。

民國47年12月間，海峽的硝煙已散去不少，為了能讓最高統帥了解在砲戰期間美軍所贈予我國各種軍事裝備的性能，國防部下令空軍將在砲戰期間美國軍援台灣空軍的幾項裝備：F-100超級軍刀機，C-119空中車廂運輸機及AIM-9響尾蛇飛彈，集合到桃園基地讓蔣總統親自校閱。

校閱那天，陳燊齡站在F-100前面向總統及各級長官詳細解釋那型飛機的性能，那是陳燊齡第一次和蔣總統如此的接近，本來

在講解之前他還有些緊張，但是蔣總統和藹的態度使他的心情放鬆不少，他將飛機的幾項重要性能以非常簡單易懂的方法解釋給總統，並就F-100的性能與中共的米格17做了一個比較，同時表示以F-100的性能加上我方飛行員的優良技術，是絕對不會讓中共有機會超越雷池一步的。

空軍中校—作戰科長

民國48年4月1日在擔任21中隊長三年後，陳燊齡被調離21隊，轉到4大隊任作戰科科長一職，兩星期之後〔4月14日〕唐膠寵生下了第五個孩子，陳燊齡將她命名為曾縵。

作戰科長的主要職責是主管大隊的作戰訓練及任務派遣，八二三砲戰之後因為F-84G的性能已比不上共軍的米格17，而單座的F-100A超級軍刀機的交接仍未定案，所以陳燊齡在作戰科長任內，除了安排F-84G做近海巡邏的任務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籌畫F-100超級軍刀機的換裝。

本來4大隊在前一年第一架F-100F抵達時就做好了全部換裝的準備，每一個飛行員都想能盡早的完成新機的戰備，在激烈的海峽空戰中留下自己的紀錄，沒想到快一年之後仍是只聽樓梯響，而不知單座的F-100A何時到來。每次駕著次音速的F-84G在天空看著那幾架流線型的超級軍刀機呼嘯而過時，那些飛行員們總會心癢癢的盼望能早日一親它的芳澤。

為了能讓整個換裝計劃盡快完成，陳燊齡將三個中隊的所有成員，歸劃成每12人一批接受F-100F的雙座機訓練，他希望能在單座機到達的時候，大多數的人都已完成雙座

機的訓練，這樣才能在最短期間內完成整個大隊的換裝。

這個計劃說起來簡單，但是執行起來卻有一定的困難，因為一般的換裝計劃都是讓學員在開始換裝後全心全意的去熟悉新機的性能，然而當時因為F-100A新機尚未到來，F-84G的戰備並未解除，所以每個教官及學員都要一方面接受新機訓練，另一方面還要用原來機種去擔任戰備任務，這在中華民國空軍建軍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絕無僅有的經驗，但是整個大隊在訓練過程中沒有出過任何意外。

美國太平洋空軍每年都會在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舉行一次飛行兄弟會，除了美國空軍之外，亞洲各盟國空軍也都被邀參加，那個場合除了是為了增進各國空軍的友誼之外，也有展示軍力及較量技術的意味，過去幾年中雷虎小組就曾在這個場合裡贏過無數的掌聲。民國48年的飛行兄弟會在11月間於克拉克基地揭幕時，我國派出了最新的超級軍刀機參予盛會，總領隊由聯隊長司徒將軍擔任，六位飛行員中除了新上任的大隊長周石麟上校之外，其餘的五員都是最初的幾位種子教官。

那次飛行兄弟會期間，我國的四架超級軍刀機除了在開幕當天以密集鑽石編隊通過閱兵台之外，並沒有做其它的空中表演，但是那次短暫的菲律賓行卻在陳燊齡腦海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所記到的並不是美軍雷鳥小組的表演，也不是其他各國空軍的演出，而是當地僑胞對他們的熱誠招待，他記得其中一位年過七十的老僑在家人陪同下

到機場來看「祖國空軍的飛機」，據那老僑的家人表示老僑在菲律賓已超過半世紀，但是仍心念祖國，每次兄弟會時都會到機場來看祖國的飛機。陳燊齡聽了之後心中為之一震，按照年紀算來老僑離開中國時該是宣統或光緒年間，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來說應該都是一樣的陌生，但是他會將一個位處孤島上的政權當成正統祖國，而唾棄真正控制中原故土的政權，這種人心的向背替中共暴政寫下了最好的注釋。

民國49年2月間國民代表大會在台北開會，政府為了讓國代們了解軍中的現況，特別招待國代們到各軍種基地參觀，空軍方面則安排國代們到松山機場參觀當時空軍中的各型飛機。

為了這場軍機展示會，空軍將當時所有的各型軍機都飛送一架到松山機場參加展示，那時雖然F-100A尚未成軍，但是雙座的F-100F卻是空軍中最先進的機種，所以四大隊也必須將一架F-100F進駐松山接受檢閱。聯隊長司徒福接到命令後，第一個考慮到的就是松山機場的跑道長度不到四千呎，同時也沒有攔截網的裝備，以F-100F的高進場速度來算，是相當勉強的，如果進場速度控制不當的話就絕對有衝出跑道的危險。司徒聯隊長將他心中的顧慮告訴陳燊齡，並詢問他的意見，陳燊齡當時簡單的盤算了一下，認為如果減少飛機的油量，維持最小的進場速度，將飛機落在跑道頭五十呎之內，並在落地之後使用最大的煞車量，這樣即使不使用阻力傘飛機都應該可以在三千呎的跑道上停妥〔因考慮地面支援的問題，所以決定不使

用阻力傘落地)。

光是理論上行得通是不夠的，陳燊齡特別在嘉義基地進行了一次短場落地測試。那天他將飛機的油量安排到進場時只有兩千磅左右，放下襟翼，再保持175哩的進場速度將飛機落在跑道頭，主輪觸地之後立刻將鼻輪壓下，並使用大量煞車，結果飛機真的在三千呎之內停妥，司徒聯隊長看到陳燊齡的測試成果後，非常放心的批准了這個進駐松山的演習計劃，並指定陳燊齡及歐陽漪棻兩人駕006號雙座機前往。

F-100超級軍刀機在那次台北的軍機展示中出盡了風頭，但是沒有人知道在展覽前的進駐過程才是真正的技術表演！

對F-100A望穿秋水般的盼望終於有了結果，軍援的80架單座超級軍刀機終於在民國49年春末夏初之際由美國本土分批飛抵台



民國48年攝於嘉義機場F-100前，時任中隊長及作戰科長，因換裝完成，特調差至作戰司令部晉升上校。

灣，那時幾乎四大隊所有的飛行員都已完成了F-100F的換裝訓練，所以在單座機換裝時每個飛行員只須由教官在雙座機上再帶飛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在單座機上單飛。

在那段換裝期間陳燊齡幾乎每天都要飛上兩批以上，除了要用雙座機帶飛學員之外，同時也要用單座機來訓練飛行員們的戰技。白天飛完了之後夜晚也要帶著僚機們出動做夜航訓練，兩個月的換裝期間他幾乎天天都住在隊上，有時夜航回來做完歸詢之後，回到寢室他連飛行衣都沒脫，就合衣而眠，因為幾個鐘頭之後他又必須出一趟佛曉任務。

這樣的辛苦是有代價的，距第一架單座機抵達台灣才不過剛滿兩個月，四大隊就完成了F-100A的戰備，這樣神速的換裝在美軍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一切資料都顯示著每個步驟都遵守著美軍所設定的換裝程序，沒有一點馬虎。

在民國49年6月底的成軍典禮上，美軍顧問團團長及北美飛機公司駐台代表〔F-100的廠商〕都給了中華民國空軍及陳燊齡極高的評價。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